

# 音乐 的人生 变奏曲

◎ 施湘云



施湘云，1980年生，1998年获国家奖学金赴美深造，200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士，2004年获纽约大学硕士一等学位（表演艺术研究），后赴法国巴黎第4大学获博士学位（法国文学），自1994年，先后在法、德、英、美、意、奥、瑞典、波兰、日、澳大利亚、香港、印尼、马来西亚与台湾等地举行音乐演奏会，自4岁学琴，古筝师为王昌元、朱燕，现于南洋艺术学院戏剧系任讲师。

**初学** 萧邦的《玛祖卡A大调》时，我仅是懵懵懂懂的十岁丫头。

十五年后的我，依旧凭着五线谱过活。定居于巴黎三年后，我终于买了自己钟心的德国钢琴。坐在钢琴前，我心血来潮，重弹萧邦的《玛祖卡A大调》，眼前的琴盘永不变，萧邦的玛祖卡乐谱也如一。

变的，是我。

暮然，我，仿佛觉得自己才刚开始明白音乐的奥妙，艺术的人生意义。琴盘，音符毫无变化。变的是我分析萧邦的形式，我所选择呈现的“我”。

此时此刻，音乐让我上了一堂课；我重新认识“忌”这一字，人可以走遍世界，却难以走出自己。人的悲剧就在于常常是自己的奴隶，心占身错位，灵与肉分离。憎恨别人的贪厌，却宽容自己的欲望；指责社会的阴暗，却又回避自己的道义。

人们都把贝多芬的《第五交响曲》说成是《命运》，因为贝多芬曾说过这么一句话：“命运就是敲门的”。命运，其实是一种走向超越自己的道路，当我重温萧邦玛祖卡给我的儿时乐趣的同时，我才深深地体会到音乐与我的“命运”息息相关，至少，它告诉我超越自我追求见不到完美的艺术境地，超越自己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洗礼。人必须竭尽全力走最艰辛最痛苦的历程，才能踏入好人的境地：一生平安。